

箏孔

靜一

那年中秋節，他在日月潭。他說，這是屬於月亮的日子，他要到人間一個也屬於月亮的地方去看它。一句話，解釋了他的不告而別。中秋，嫦娥傳說。

仲夏的午後，太陽毫不吝惜地灑了一地金黃，國父紀念館內依舊塞滿了笑語，連空中也不寂寞，滿天繽紛的風箏在蔚藍的襯托下顯得十分搶眼。她，形單影隻的穿梭在人群中，雖不突兀，也不顯眼，只像是喧鬧中一小點寧靜。

一個孩子猛然跳到她面前，塞給她一條線。腳已踏上滑板，一邊大叫「大姊姊，麻煩幫我拿一下，拜託！」她微微愕然，只得放下書本，開始一心一意對付那只狂飛的風箏。風凌亂地吹著，風箏隨之狂舞不已。那條線綁在風箏上，顯得十分軟弱無助。她吃力地握緊線，試圖控制一點風箏的方向。就在她收緊線時，尼龍線「啪」一聲，毫不留情地斷了，風箏兀自在空中盤旋兩圈後，翩然乘風而去。她傻了，盯著逐漸遠去的風箏楞楞地看著。

「快許個吧願吧！」背後傳來一聲，回頭一看，一個大男孩手持一個風箏，微笑看著她。

「來不及囉！」他指指天邊，風箏早已不見蹤影。

「那不是我的風箏啊！」她有些懊惱。

「不是自己的不就好了？」他笑著說。

語聲未落，那孩子已一手持冰淇淋，一路乘滑板飛來。他熟練的在她面前停下。

「謝謝妳，可以還我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它……它飛走了。」她略帶抱歉地說，頭不自覺低下。

「啊？飛走了？」那孩子似乎十分震驚，然後自驚訝轉為難過，眼眶有點點紅紅的，怨懟的看著她。

她慌慌的站在那兒，不知如何替自己辯解，也不知如何安慰那孩子。

那大男孩走過來，遞過手上的風箏。

「給你，好嗎？」

小孩遲疑了一下，忽然恍然大悟地「哦！」一聲，隨及笑嘻嘻地滑開。

她謝了謝他，他只是笑一笑，道「還好他沒有堅持要忍者龜的圖案。」

她也笑了起來。四周的景物忽然都充滿了生氣……

那天，她丟了一只別人的風箏，卻得到另一只自己的……

「熟悉」二字逐漸化解了他們之間的生疏，時間也慢慢地拉近了他們的距離。直到他開始帶著她到處去玩，她才慢慢發現他的世界之大。

他領著她至淡水看夕照，到陽明山看夜景，穿梭於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夜市間，有時也會爲了單純想吃「奶油螃蟹」而騎一個多小時車到基隆。

開朗、積極、冒險的他正好和她的沈靜、含蓄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
每回他的出現總那麼令人出奇不意，見到他的時候，總覺得不太真實；見不到他時，又令人不安心，甚至，連想念、期待如此煎熬人心的事，似乎也都成爲一種習慣。

只是習慣而已嗎？

那天，他帶她到港口吹海風。忙碌的船隻進進出出，海天茫茫，她竟有不知身居何處，歸往何處的淒涼。他問她：「妳的願望什麼？」

她想了想，「沒什麼，我只希望能有一份安定踏實的生活，也算是一個好歸宿吧。」

他笑笑拍拍她的頭，自己說道：「我想走到很遠，很遠，沒有人的地方；也許浪跡天涯，獨自走在像撒哈拉沙漠那般空曠的地方；也許無聲無息地在太平洋中消失掉。我想走遍世界各地，走遍各處。」

她聽著，一顆心迅速下沉，直墜谷底。這和她渴望一分安定的希望是多麼不襯啊！她知道，自己是守不住他的，他不屬於她，所以永遠守不住。

她更悲哀的覺得，自己只是他流浪生活中的一個過客，正如同這個港口。而他，不過是遠航各地的船員，也許，一去不回頭。

一條線，是控制不了風箏的方向的。她一直不敢束縛他，也從不過問他不在身邊時的任何事情。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！對風箏如此不諳於操縱的她，深怕那個清脆的聲音「啪」會出現在他們之間。

她一向是靜靜守住自己的一小片天空，也只能守住自己能掌握到的一切。和他在一起，卻覺得自己像是踩在雲端一般，一不小心，便粉身碎骨，萬劫不復。

那天回來，她虛弱的大病一場。撥著他電話的手微微發顫。她是多麼希望能看到他，多希望在自己最脆弱時，他能給她一隻溫暖的手，呵護她。可是他的室友卻說他到阿里山去了，三天後才回來。她愣愣地問「是嗎？」然後聽著冷冷的話筒傳來一陣陣「啞啞……」的常音。

什麼時候決定的事？怎麼他沒說？那她呢？她算什麼？看見鏡中憔悴的臉，她摔掉電話，再禁不住雙眶無邊無際的氾濫，狠狠大哭一場，爲了自己的軟弱，無助和愚蠢。原來，這個愛情不過是像照鏡子一般，看見的只有自己；她想著，在酸疼的雙眼之後，牽扯著某種事實。

三天，後，他自阿里山回來，與高采烈對她說一大堆山上的事，而她什麼也沒說，



只是默默垂著頭。他說完，末了一句「晚上帶妳去擎天崗看星星。」她望他一眼，他那自信的神采飛揚，她垂下眼簾，低聲道：「我不去。」他一愕，訕訕地道：「好吧！」他走後，她的淚水又不爭氣的滑落。她實在不想拒絕他的。她也想問他更多有關他的事，甚至醋醋地問去阿里山時有沒有女生同行。可是，她不敢。

她看過太多愛情小說和太多現實故事。都是男主角受不了女主角的層層束縛，最後拂袖而去。她不要那樣！尤其對一個那麼愛好自由的人，恐怕連條線都不肯被綁。

那天晚上，她夢見自己在放風箏。狂風亂舞，她根本握不住線。她狠狠心，用力把線一扯，線清脆一聲「啪」斷了。斷了！風箏化成成千成萬個他的臉孔，四周逸去。她追著直喊他的名字，只聽得他說，我要去流浪，流浪……。醒來的她，大汗淋漓，只見枕上淚痕斑斑。

他一早來，依然神采奕奕。他對她說：「昨晚妳沒去，好可惜！昨天的星星真是漂亮。」

她無言，感覺溫度自指尖悄悄流失。是了，這就是了！沒有她，他一個人仍然可以快快樂樂的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。不！也許，更快樂！沒有她，他連最輕微的不舒服都沒有，這世界頂多只是忽略一個人，沒有任何事會作任何改變。包括他！而她，卻是他魂牽夢縈。

他又走了。中秋節前二天。一樣又是不告而別。直到中秋節當天，她才發現自己的不白和不值。中秋，是個團圓的好日子，而他和她呢？也許，註定便是無緣。

風箏，到日月潭去了。爲了月娘，日心拋下她。他總是不經意的將她遺忘，遺忘在某個角落，遺落在某個時空。而她，總是很容易便想起他。

恍惚之中，只覺得自己像是溺在海裡，連一枝枯枝也抓不到，她掙扎得好累，她疲憊！原來想守住一件東西，也會令人心力交瘁的，早知如此絆人心，何不當初莫相識呢？她想，這道愛情方程式是無解的，因爲左式永遠不可能等於右式；因爲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對等！爲什麼人世間的事總無法盡如人意呢？

咬咬牙，她決定外出一只戒指給自己。她覺得自己應該沒有做錯。應該？都到這種地步了，難道只是「應不應該」的選擇嗎？

自日月潭回來，他似乎曬黑不少，也瘦了些，但仍舊難以掩飾他的風采。當他出現，她又是手足無措。

他說，他總是自動出現。

而她想說的是，他總是自動消失。

望著他，原本建立的防線逐漸崩潰。他看著她，若有所思。她低下頭，一言不發，都到這個時候了，他還想她怎樣？而她一又能怎樣呢？該流的淚都流盡了，該償還的也該告一段落了！

他見她不說話，索性又說起旅遊的事。他說，他想通了許多事，決定了許多事。她聽到他口中提及的女孩，一股酸竟自胃中翻攪。她想，也許自己並未失去，因為，不會獲得。

她將手放進口袋，悄悄把戒指套在自己指上，她明白，套上了，就掙脫不掉了！那是一條不歸路，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。

但是，她需要這樣的決心和勇氣。就是這樣裂絕的悲傷，毀天滅地的肯定。

他只是自顧自的笑著，說著，見她沒有反應，乾脆牽著她的手，她心頭一驚，把手抽回。金屬的冰涼碰觸到他，微微一驚。

「那是什麼？怎麼以前不見妳戴過？」

「人家送的。」她吃力地說出這幾個字的謊言。

他一樣是往常的神情，不過是多了點嚴肅，「有特殊意義嗎？」她費力地點點頭。

一陣沈默在二人之間僵成冷冷的空氣，令人窒息。

「記得那小孩的風箏嗎？我許了一個願，希望和妳成爲朋友。」他緩緩地說。

「我，希望風箏掉下來。留在我身邊。」她說。

「妳選擇時，考慮過我嗎？」

考慮？天啊！她覺得一陣昏眩，你是風箏，不是磐石，你是要飛的。等待，是一項殘酷的戒律，不是我禁得起的，更何況是一個不知結果的等待！

「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！」她簡單地回答，趕快結束這場談話吧！她想，強忍著眼淚。

他黯然，臉上的光采一點一滴褪去。「妳終於放棄了我，我原以為，我們會有一輩子的時間。」他忽然想起中秋夜對月姥的承諾。

「那麼，祝福妳。」

他的淡然逐漸化成她的悲憤。她轉過身，快步離開，淚終於橫行在她臉上。

他靜立不動，望著她的背影，然後徐徐轉身，掏出一只戒指，狠狠拋向遠方……